



建筑除了感性，更多是理性，应该更多地站在人的角度，站在美的角度或者站在功能的角度考虑建筑设计。

乌镇需要感谢一个人，他的名字就是陈向宏，这个乌镇名片的缔造者从一张张手绘古镇的图纸开始，经历无数个百转千回的夜晚，最终实现了关于乌镇的所有狂想。一个非建筑师出身的乌镇总设计师，源自对家乡的一腔热血，将这颗初心绘制成乌镇蓝图，几年间，把昔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千年古镇，变成了中国的乌镇，世界的乌镇……

陈向宏

一个非建筑师的古镇狂想曲

【文/冷梅 图/资料】

建筑的价值

Q: 作为土生土长的乌镇人，对家乡拥有割舍不下的情怀，这是完成乌镇蓝图的初心吗？

A: 我爷爷奶奶是乌镇人，我爸爸也是乌镇人，我出生在乌镇，7岁时离开，36岁回到乌镇。我不是一个正规的建筑师，却参与了乌镇的整体设计。我没学过一天的建筑，也没学过一天的戏剧，我所有对建筑的认知来自于我对家乡乌镇的热爱以及近二十年在施工现场的感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以前是学机械的，17岁在工厂里当工人，先做车工，后做车间技术员，必须要学会机械制图，机械制图是三维空间，建筑也是三维空间，我后来修正了观念，我觉得建筑应是四维的，还有一个维度是时间。

Q: 你如何理解建筑？

A: 我认为建筑第一是人造的，第二是有使用价值的，第三是有审美价值的，第四个也很重要，就是建筑也有市场价值。前三个事关建筑的内涵：“房子是住人的”，第四个“市场价值”是为了让建筑更好地交易，所以建筑到今天变复杂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诟病的或者批评的好多建筑都是千城一面，千镇一面，早晨走出小区，晚上回来的时候要看清楚，不然会走进一模一样的小区。为什么呢？都是人造的，都有使用价值，有相类似的审美价值，地产商都会放大它们的市场价值。我1999年回到乌镇，今天乌镇变大了，人变多了，名气变响了，乌镇走到今天被人贴了太多的“IP”标签，旅游不算，比人数、收入，乌镇旅游已经走在全国所有景区的前列。我们很骄傲的是：乌镇是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举办地，乌镇有当代艺术展，但乌镇戏剧节这种“小镇办大节”更让我激动，我重回乌镇工作到今年已经20年了，如果说我前十年陶醉在旅游的成功上，那么我现在最自豪的是乌镇戏剧节的成功，它目前在戏剧界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建筑与人发生交集

Q: 乌镇让你记忆最深刻的部分是什么？

A: 没人看的不叫戏，也不叫剧；没人住的就叫空房子，我们江南人始终把房子与人的一生相连，生前叫“阳宅”，死后坟墓叫“阴宅”。乌镇有一位女诗人叫汤国梨，记得汤国梨的一首诗“春水鸭头绿，夕阳牛背红。瓜皮渔艇子，掉出小桥东。”这就是讲建筑景观与人的情感。记得十几年前我在做西栅整治的时候，从2003年到2006年底，几乎没有人正面关注这个工程，关注我。我每天都是在宋家老厅画图纸，晚饭后在定胜桥一个人看着工人下班后的空无一人的西栅工地，心中涌满了各种思绪。我个人认为建筑与家的概念不一样，建筑是一个房子，放上家具，加上人的活动才能成为家，有亲情才会有家。当时看得最多的是什么？夕阳西下的西栅街、河、水阁和房子，这是我最喜欢看的，每天看着夕阳西下把这些水阁涂上一笔很绚丽的夕阳红。我觉得建筑跟戏剧一样，都是跟人相关的。

Q: 构想乌镇蓝图的过程艰辛吗？

A: 我主导乌镇工程时做了一件事，我让手下把西栅所有门窗的长宽比例、所有建筑的高度宽度模式都量出来，然后我取一个中间值，以后新建、复建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模数来做。因为我觉得建筑与人说话一样，有各种表达，所有能打动人的表达是与传统、历史、文化有逻辑关系的，人家老说我拆了旧的，建了新的。我想：你不经历这样一条几近废弃的老街，从逐步整治、修复连贯直至恢复元气的过程，你怎么可以如此武断下结论？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旧房子、每一道旧墙面都被保留下来。现在童玩店这个店址，当时房子烂得就剩临街的一堵墙，我把它保下来；现在邮局的房子那时也只剩一堵临街的木板墙，后来把新建房子接上去的。所以我现在很自豪地跟大家说：“现在你在西栅的任何一个地方拍照，我都知道你是站在哪里拍的。”我太熟悉

了，因为这个地方从规划到建筑设计，我花了四年时间，自己亲手一幢一幢房子画，再与团队一幢一幢讨论修复及恢复性重建。我觉得中国的传统建筑都有一个借喻的表达，比如“福禄寿”，“福”对应“蝙蝠”，“禄”对应“鹿”，“寿”对应“桃子”，这种表达很私人。有一天我看到一组摄影作品，是拍一个安徽的老宅，天井上空仰望一轮明月，我一下子被打动了，大家都知道徽派建筑围着方形天井，它的天井是下陷的，万水归田，就是说天上所有下的雨水都应该落到自己那里。我们江南的、乌镇的建筑也叫苏式建筑，以中轴线前后贯通，因为这个地方潮，要考虑通风。我以前的办公室在这条街的老宅宋家厅里，有一天晚上，我突然看到天井上空一片漆黑，但是中间有个月亮，这一幕画面我今天还记得，所以我一看到那组照片就深有同感。

建筑需要诗意表达

Q: 这种内心的感触来自什么？

A: 这不是一个建筑的表达，如同戏剧一样，源自你生活过的建筑与记忆的表达。好多人去过北京古北水镇，大家都说古北水镇仿乌镇，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触动我接手这一项目的原因是我喜欢长城，喜欢北方的合院建筑，我的规划理念是：长城只是背景，到今天我们不能做一个像八达岭长城一样每天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拥上去的“长城游”产品，而是要借“长城”来做不一样的文化表达，包括景观、建筑、内容填充培植，这比挂几个红灯笼的农家乐有意义，我要做长城脚下的一个度假小镇。

Q: 那你在古北水镇选择了什么样的建筑形式？

A: 一开始，我做了一个四合院样板段，后来我马上发现北京的合院建筑高度很低、进深很短，只有6米至7米的进深，没法做客房，一个后院只能做两间客房。